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七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五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公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至元十

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陞

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

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府所奪曽按圖

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

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曽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

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曽使其國名見賜三

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

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曽

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名至京師入見内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罷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

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㷓
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
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㷓大感服三月
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並上萬壽頌金册
表章方物而以黄金罌幣奇物遺曾為贐曾不受以還
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㷓往復議事
書帝大悦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
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敢爾是日有

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譏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黄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

不可也尋賜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勵風俗河南行省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户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户請禁莫夜鞫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内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叅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至

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為中書叅議嘗預燕賜濟遜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為河南行省叅知政事尋還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四年以疾辭歸勑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為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賔客惟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

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邱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僧格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

鄉既而起為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為同僚又為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為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為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為灾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為集賢學士商議中書

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

幣口不論錢義不茍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為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為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

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 十翰林學士王磐薦為從事承旨和爾果斯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僧格銜參政郭佑為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寃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僧格罪僧格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

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陜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糶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即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糶稅户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

録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飢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
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䁥年老傳國子謜有
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謜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
留謜不遣䁥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
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鞫問
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

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耶昛感泣謝曰臣老耄聽信憸邪是以致此令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諒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巽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為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

反吴得誠冤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闌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鬬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為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録前功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宫禁以平章賽音諤德齊安西王阿南達與左丞相阿固台潛謀為變命刑曹按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搒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

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

人且不絶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攺前議而斥之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為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産詒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汝師衣鉢又何為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冊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國

除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名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

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宫也又命取安西兵罷給宿衛士約謂詹事諤勒哲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罷人必驚疑上聞之奈何諤勒哲色赧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

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為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巴延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又謂中丞托迪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余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遥見問曰汝何為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

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宮也約言於太保齊蘇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内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明殿中書奏約陜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巵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為無主田糧府歳輸數萬石是歳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縁為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税盡收至大鈔約度

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詔命為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布琳濟達賛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悦遂徧行天下南陽富珠哩翀以書謁約大竒之即署為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布琳濟達勳

閥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
服色興科舉皆著為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
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叅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
除擢有差辨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棄外宜收養歸
宗為竇氏後延祐二年丞相特們德爾專政奏遣大臣
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
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絶矣

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許其弟厭詛者
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歷驗其日良信乃立縱之
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賜酒帝謂左右曰人
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强可堪大任也是夕知
院駙馬達實特穆爾宿衛帝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
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特們德爾復相約辭職不出
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拜珠一新政務尊禮老
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

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衆酌又嘗

奉詔與中書省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

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

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

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

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

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絶國祀者王公也泰定

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德巴拉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

乙科員額至一十五人天歷元年文宗踐阼約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禄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膳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攜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為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臨弔致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

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邱槀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秘書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鄂勒歡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生而聰頴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甞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藴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章咸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游京師上

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曰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

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鉅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黄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為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珠為丞

相結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

感悟中宫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叅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踴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歴元年文宗即位拜陜西行省叅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叅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

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貲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誣日甚遂罷政又命為集賢侍讀學士丁内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

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令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晩邃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

善之及辛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衟

宋衟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衟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趙壁經畧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璮畔壁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年大兵守

襄陽壁行元帥府事衎皆從焉軍事多所咨訪六年高
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温詔遣國王特訥克
曁壁將兵討之以衎為行省員外郎持詔從江華島居
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段授河南路總管府
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為太常少卿屬省官制行兼領籍
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徳名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
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諭為多十八年除祕書監
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衎銓舉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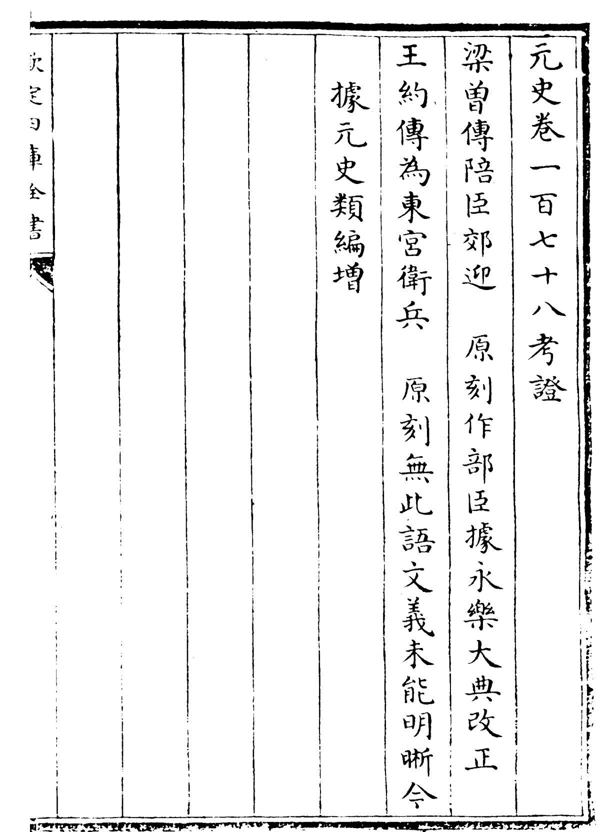
初立詹事院首命衎為太子賔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户叅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税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録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歳餘有薦伯淳於帝前者遣使

台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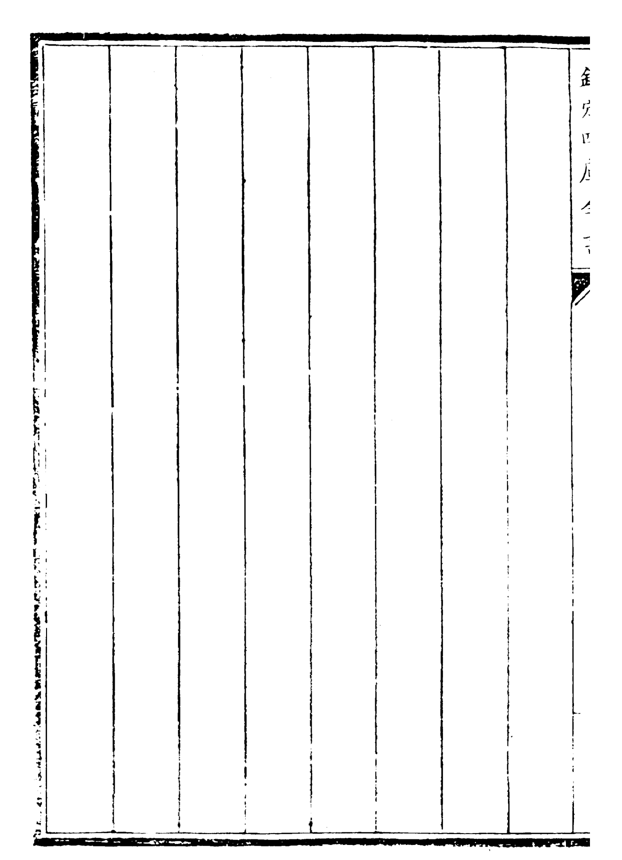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梁曾傳陪臣郊迎　原刻作部臣據永樂大典改正

王約傳為東宮衛兵　原刻無此語文義未能明晰今據元史類編增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六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

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納延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納延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賜一品服時盧世榮僧格秉政勢焰

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為之下僧格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僧格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屬諤勒哲遂相諤勒哲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隷有暴横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

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强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為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

闉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毆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特們德爾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特們德爾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多爾濟楊多爾濟語監察御史伊嚕音特穆爾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特們德爾欲誅之特們德爾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即位在諒闇中特們德爾遂復出

據相位乃執楊多爾濟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多爾濟

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還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多爾濟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喇哈斯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多爾濟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

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多爾濟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多爾濟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多爾濟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多爾濟為侍御史帝

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多爾濟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威喇不稱職權臣匿其奸蕫不問多爾濟劾而杖之威喇媿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

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琳多爾濟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

職矣帝悟釋之于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
奬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
爾濟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多爾濟曰家世寒微
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
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
為權臣特們德爾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
后在興聖宮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

貪虐兇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御史中丞蕭拜珠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多爾濟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大奴脅留守賀巴延出之及强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特們德爾語詘得解去多爾濟廉得其所受弼贓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

史琳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逃匿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宫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宫師

傳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
英宗猶在東宮特們德爾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珠
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圖爾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
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耳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
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
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
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諸國門

之外與蕭拜珠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特們德爾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帝亦覺其所譖毁者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特們德爾以病死會有天灾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和和皆稱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

相善之遂請于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多爾濟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布哈

布哈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以廕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布哈讞之曰以十

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頼不死天歴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陜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布哈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于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奴令茍得生他

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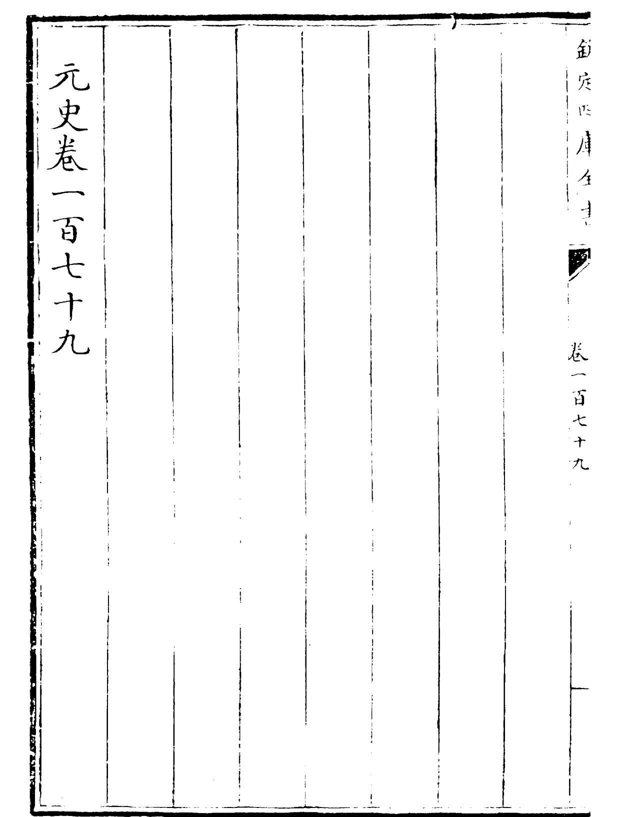
蕭拜珠契丹舒穆嚕氏也曾祖綽諾多力善射識見明敏仕金為古北口屯戍千户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扎克丹巳實克遁綽諾于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降太祖命綽諾襲扎克丹巳實克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

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于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
祖方西征綽諾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擢檀順昌平
萬戸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諡忠
毅弟拉旺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為綽諾弟充質子多立
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
叛去拉旺追之不克死焉綽諾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
戸至元十一年從丞相巴延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
使追封順國公諡武定青山子哈喇特穆爾少事裕宗

于東宮典宿衛仕為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諡康惠拜珠乃哈喇特穆爾之子也甞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為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于近侍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為中書左司郎中出為河間路總管召為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特們德爾怨拜珠在省中牽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贓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無冤誅之未

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多爾濟及特們德爾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珠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賀勝傳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　原刻訛作數奴據元史類編改正

楊多爾濟傳御史伊聶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按通鑑延祐四年內外御史四十餘人共劾特們德爾罪條列甚詳與特們德爾傳所載俱合此云伊聶沁一人發其罪彼此互異

蕭拜珠傳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　按本紀特們德爾

以延祐七年二月矯太后旨殺拜珠英宗於三月十一日始即位是拜珠之殺在英宗未即位前與此年月先後互異

元史卷一百八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七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齊達濟氏歸鑄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樓曰托果斯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斂錢糧于燕鑄曰臣

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布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布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布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布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布亮將輜重北歸陜右又明年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頟呼布格反遣使召主將琿塔哈鑄說琿塔哈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琿塔哈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

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伊奇哩城至西涼甘州額呼布格遣大將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勒達爾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琿塔哈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為不知阿勒達爾熟視琿塔哈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勒達爾以為實免其監泣既而阿勒達爾琿塔哈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

走衆推哈喇布哈為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喇布哈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喇布哈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嘗恩于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展斡爾城夏踰瑪納斯河抵葉美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

王和和皆欲東覲布亮毋密知其事擕布亮入見已而不果冬至于和博果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呼濟爾之地會宗王阿勒呼木至誅額呼布格所用鎮守之人索羅該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勒呼木二王還至葉美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布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于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于

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為額哷布格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巴爾薩里之地六月又西至哈拍沙之地又從至布拉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扎拉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布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布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徹百爾城又百里至葉爾羌城而哈喇布哈之兵奄至布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布拉城與哈喇布哈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伊伊斯康之地四年至喀什噶爾城四月額哷布格兵復至

布亮從征至和木巴實城時布亮母從后避暑于阿提巴實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布哈綽克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名布亮馳驛赴闕六月由庫克新城至哈喇和卓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為實古爾必且齊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布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

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布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于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諸集賽台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為髹漆宮殿罷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于贄帝命斬之布亮遇諸塗贄以冤告布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

忠讜之竟釋贊而召御史大夫塔齊爾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托果斯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驛齊訥格台之地布亮至奏對畢董文忠問大都近事布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布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托爾齊所傳托爾齊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式乃罪托爾

齊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躄謝事而去退居灤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三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

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嘆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懐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古特族人居雲中北邊曽祖達家為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達家死之祖阿勒楚

爾幼孤鞠于外大父兆嘉謁為趙家因氏趙驍勇善騎
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為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
家成都父赫色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户
達嚕噶齊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
弱冠世祖名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
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
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
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僧

格不法中丞趙國輔僧格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僧格于是五人者悉為所擠而世延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額森呼圖克贓鉅萬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修澧陽縣壞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為都事中臺六年由山

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救荒如救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

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陜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固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于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為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為輿蝦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

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故為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為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禄大夫

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特們德爾復居相位鋭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約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特們德爾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

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索約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珠屢言世延亡幸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歲特們德爾在上都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特們德爾死事乃釋世延出居于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

為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為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雅克特穆爾與宗王大臣議武宗子周王懷王于法當立周王遠在沙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虚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即位是為文

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為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歷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内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

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于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

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于儒者
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于理嘗較定律
令彚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伊濟台黄州
路總管次伊嚕江浙行省理問官布呼夔州路總管天
歷初囊嘉特據蜀叛死于難特贈推忠秉義効節功臣
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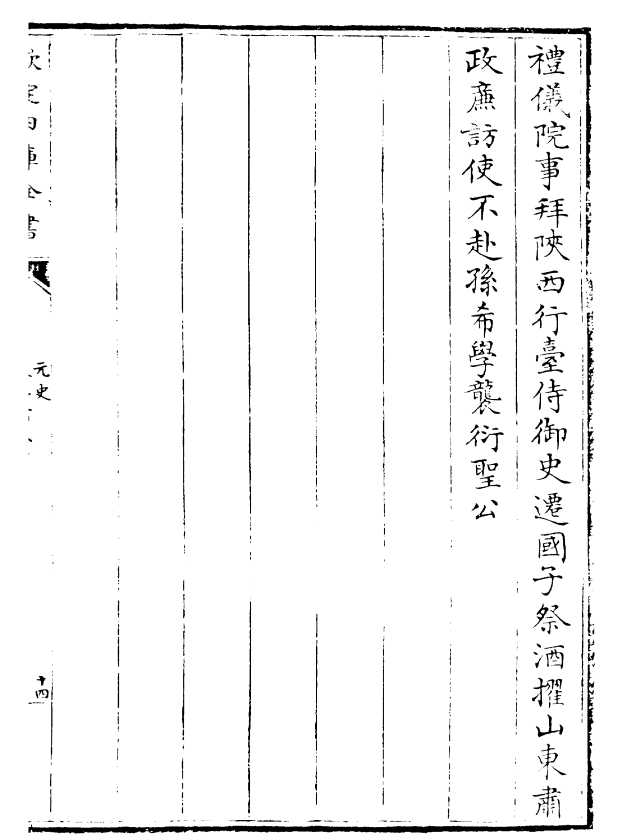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

黙童丱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受業于導江張𩔖講求義理于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于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嫡長

且賢宜襲封爵奉祀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于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茍完

而角樓圍牆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久一新之祭罷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于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啟聖王聖母王夫人

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廷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拜陜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衍聖公

元史卷一百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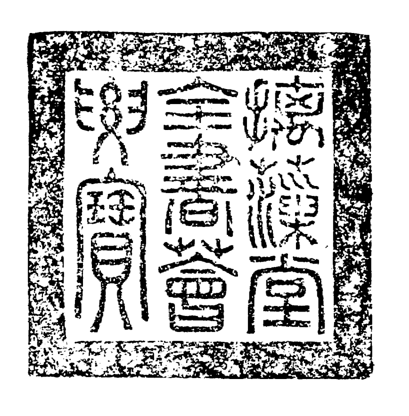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耶律希亮傳及抵沙州北川　原刻訛北州沙川據永樂大典改正

有旨命董文忠讞之　原刻誤作董文用按董文忠傳及姚燧集云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命殺以懲衆文忠請付有司閱實因即遣文忠及近臣圖們覆之得誣狀釋之盧甲即盧贄也文用之為誤刻無疑今改

董文忠問大都近事　原刻誤作董文用按世祖本紀及董文忠傳詔犯盜者皆殺無赦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盜一錢均死慘黷莫甚帝亟止之本紀繫之至元四年當即一事而紀傳所載互有異同考董文用十三年出為衛輝總管十六年代歸田里則此事為文忠無疑今改

趙世延傳年七十有七　原刻作享年七十有七非史傳體蓋沿墓誌之舊也今刪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葢拓䟦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

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
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
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
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詿誤得全活者百
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
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
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
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

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為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

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為讀卷官所取士後多

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録英宗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

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
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
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
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
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
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
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

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如成季為我治

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字晦蓊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曽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卭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

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言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黄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吴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富珠哩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致仕娶楊氏國子官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

啟曰南岳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

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趍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内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宫傳㫖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

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吴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賛其説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方為其院使問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珠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説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為當治其源

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令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

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説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亦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詔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

即位拜珠為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珠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趍朝則拜珠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

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

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寛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

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寛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淹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

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扶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

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

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

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歷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録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

示人又請以國書托卜齊延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斯哈雅曰托卜齊延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

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旣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阿榮庫庫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

詞甚急集以稿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紿即請易稿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為動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晏酒半

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托歡特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喇特納達喇為皇太子乃以托歡特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額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書其事于托卜齊延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琺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元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勑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

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槊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箢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濵死亦不以為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版之文

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為賔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别為南州集以表

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

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晝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

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吴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㫖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

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悟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茍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酖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

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獘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獘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

於世梼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吴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

元史

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挈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

閤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聞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户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

令德之輿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傒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

還時秦王巴延當國屢促其還傒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傒斯進四等轉九階葢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奥義必屬傒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瀓南

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諭毋行僕斯曰使揭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僕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僕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僕斯持之益力丞

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録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

年遼史成有旨奬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曁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

散地而急于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揜覆也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黄溍

黄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懐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

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户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户隷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滔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將成滔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滔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

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塲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滔摶節浮蠹以餘錢還民歡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毒既至慘郡府下滔鞫治滔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皆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為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滔訪得其情

以正盜宜傅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仕除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

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距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涵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

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罷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

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胄滑天資絶人七歳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廹叩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為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奥㫖著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證誤皆

未脫稿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之才㴱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頴先

生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元明善傳張瑄為其省參政　原刻訛作朱瑄考成宗本紀大德六年籍朱清張瑄家蓋二人始開海運舉必並書遂誤為朱瑄也

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　原刻訛五十五世按孔思晦傳及閻復所撰廟碑虞集尼山書院記皆作五十四世今據改正

明善一子　按明善自撰元氏新阡表云二子馬祖常

碑云長晦次高張養浩碑亦稱二子長晦次幼傳云

一子猶未備也

虞集傳元統元年遣使賜上尊酒　原刻訛作二年考

順帝本紀及續綱目集之謝病及賜酒幣皆元年事

今改正

至正八年以病卒　按謚法考續通鑑皆言集賜謚文

靖傳書所贈官階而不及謚屬遺漏